

在美華人，在享樂美國的富足和樂的時候，不知不覺間也默默的放棄了一些東西。

華族群眾時的怡然自得，在公共場合盡情使用華文的心安理得，為在美華權益大聲呼號的膽量，那一絲絲的五千年血脈文脈。

有幾個在美華人有底氣跟你們的洋人朋友們說：這裡是自由的國家，是勇者的家鄉？這裡是全體美國人的美國，腳下的土地是我自己的土地？還是不要說吧，十個有九個覺得你可以去看心理醫生了，還有一個會默默的把你拉入“麻煩製造者”名單。

一代代的“入鄉隨俗”，里里外外洗得白白淨淨，從暫居變為長客，從長客變為...還是長客，直到把血緣稀釋到只剩幾根黑髮，把“中國”變成“my grand grand grand ... father/mother comes from a place they call China, other than that,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hina”。甚至有個別華人，急于洗清身上的“中國原罪 / 中國臭味”，不惜跟着一些不良洋人一起批評和鄙視中國的七七八八。

可以融入，願意融入的華人不少。但多數移一代，忙碌于工作與生活，暫且無暇去關注和思考個體和家庭以外的事。他們會有老去的一天，兒孫難以溝通，鄉情族情鬱結難解，老友漸漸逝去，孤獨點點襲來，醫院里藥房里，總盼望着能遇上說鄉音的醫師藥師護士。

在海外長大的華人們，對遠方故鄉祖地的思念糾結就少得多了，幾代人之後，感覺那個遙遠中國的人們，已經跟自己不是一個種群了，而是進化樹上的另一個分支。當旁人們談起那個

在美華人的幸福生活

國度時，他會以旁觀者的角度加入討論，直到旁人問起他，你在那里還有認識的人嗎？他會說：“哦！有過一點工作關係。我的祖先在 xx 地方，但已經幾十年(甚至幾代人)沒有直接聯繫了。”

他們對於故鄉的鄉鎮、縣市大概已經沒有概念，只勉強記得一個地名，上網搜索都搜不出個準地兒來了。就算跟中國還有些工作關係，中文不地道，沒有什麼私人關係。故鄉故土的感情只靠山水地理不容易維係，人，才是真正能夠維係故土情懷的紐帶。可是多代之後，維係私人關係談何容易。

好吧，在美國世代生活就好了，何必管故土鄉情呢？再往上倒，那不都得上洞穴里，上史前遺迹，上非洲叢林里尋根問祖燒香拜拜去了？我



們爭取和土生洋人，和其它移民群體一起建設美麗美國不好嗎？當然好，但也得做好不懈奮鬥，勇于鬥爭，敢於流血的準備。土生民衆能夠“接受”愛爾蘭裔，德裔，東歐裔，越南裔，菲律賓裔，非裔，對

“糞坑國家”都能展示出一些仁德聖母胸懷，在美華人至少應該能夠達到如其它少數族裔一樣的社會 / 經濟 / 政治地位不是嗎？但是，我比較悲觀。以前說過的，華人的“中國原罪”，“大國原罪”極難去除。要深度融入，就必須要“去中國化”。不只要與美國人不待見的中國黨中國政府徹底脫鉤，更要完全接受美國價值觀，世世代代在“自證清白”的壓力下度過。美國一些人說中國政府威權之下，民衆和媒體都要“自我審查”，照這麼說，我看，活在美國社會

的華人，“自我審查，自我隔離，自我約束，自我閹割”，做得更充分，更自覺，更徹底。唉，我又偏激了。平常心過過，不就慢慢忘記自己的出身了嗎？是的，我們可以閉上眼，忘記它。但總會有人常常來提醒你。你得扛得住。牢記自由民主人權正義博愛這些美國高端理念，以它們為武器維護在美華人群體的利益，我們總該能一點一點的增加我們在美國的地位，但在那遙遠的地方，那個大國扇動一下翅膀，就可能會在美國引發一場針對美華的風暴。你之前艱辛的平權努力的那一點點成果，立刻付之東流。

好吧，就讓我們忘記故國、民族、文化的尊嚴，退守作為人類個體，人道主義的基本尊嚴吧。我可以天天去教堂，去學校，去社區做義工，教堂活動一個也不落下，可以交上一堆洋人朋友，他們都喜歡我做的中式西式點心，我幽默，我搞笑，我能學能幹，我房多院大，我常開 party，不就好了嗎？密友們早已經不把我當外國族人，我在我的洋朋友圈子裡，人格平等，過得很快樂。不就好了嗎？這大概也就是多數美華的最佳選擇了。老閹器重的 work horse，鄰里喜歡的巧手熱心腸，敏感話題通常不碰，黨派政治只做壁上觀。偶爾再到華人社群裡轉悠一下，分享些中式餐點，寫寫毛筆字，玩玩剪紙，把些中式樂器弄出點聲音來，高級一點的還能搞點漢服滿服穿穿秀秀，跳幾下新疆舞藏族舞，哼兩名皮黃，引得老鄉洋人都給你豎大拇指。看，富足和樂，其樂融融。完美。魏習加！你還奢望什麼！人要知足！

– 6Park

濫權,釣魚執法...美 " 中國行動計劃 " 第一案敗訴始末 (上)

2018 年 4 月的一天，田納西大學華人學者胡安明意外地接到了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探員庫吉姆·薩迪庫(Kujtim Sadiku)的“拜訪”。

52 歲的胡安明是著名納米技術專家。他的研究對象是寬度比頭髮絲還小 1000 倍的特殊材料。他研發的技術可以幫助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將在火星採集的樣本送回地球。

薩迪庫詢問胡安明，是否參與了中國的一項頂尖人才計劃。“你那麼聰明，應該在這樣的人才計劃中，”他說道。



“我沒那麼聰明。”胡安明回答他，自己沒有參加這項人才計劃。不過他承認的確有中國的大學邀請他在暑假期間前去做講座，並且他正準備去中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所有這些在學術界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去參加(即將在中國舉行的會議)吧。”薩迪庫話鋒一轉，試圖說服胡安明為他們“做些事情”，“當你回來時，來見我，告訴我誰和你在一起，他們讓你做什么。”

胡安明拒絕了薩迪庫的要求。

22 個月後，薩迪庫又出現了——這次是為了解捕胡安明。2020 年 2 月 27 日，FBI 聲稱胡安明故意隱瞞與中國大學的關係，欺騙了 NASA，欺騙了美國政府，對他提出兩項罪名六項指控。其中只要有一項指控成立，他就將被判 20 年監禁。

直到自己被逮捕那一刻，胡安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他也沒有意識到 FBI 已經對他和尚在大學讀書的大兒子監視了近兩年時間。無論他去學校、商店、還是他家門口的垃圾桶，都有人密切關注著。

胡安明更不會想到的是，由於自己不願意認罪，14 個月後，他的案件成為了美國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第一個正式進入大陪審團審判的案件。審判結果不僅會對這一備受爭議的計劃產生深遠的影響，還給許多像他一樣深陷困境的華人學者帶來一絲希望——或者是更深的絕望？

被捕

胡安明出生在中國，早年赴加拿大深造，獲得了兩個博士學位。作為納米材料技術領域公認的專家，他曾先後在歐洲和加拿大工作。2013 年，胡安明入職美國田納西大學機械、航天及生物醫學工程系，並於 2019 年升任副教授(終身教職)。

對於這個原本有着大好前景的科學家來說，一場突如其來的噩夢在 2020 年 2 月 27 日降臨。

那天下午，胡安明的妻子艾薇·楊(Ivy Yang)剛剛下班正準備回家，突然接到大兒子打來的電話，告訴她爸爸被 FBI 逮捕了。大兒子當

時在父親工作的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 (UTK)讀大一。“那一刻我腦子一片空白，唯一的疑問就是到底發生了什麼？”她說。

胡安明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科學研究，為了追尋自己的夢想來到美國。他的被捕和被起訴立即使他的家庭陷入混亂。在目睹了父親的遭遇之後，大兒子被迫放棄了在美國的學業和夢想，回到加拿大。還在上高中的小兒子經常被噩夢攪擾，在學校無法集中注意力，開始翹課。至於五歲的女兒，她經常問媽媽什麼時候能再見到爸爸。

“我為我的孩子們感到心碎，這將對他們造成長期的傷害。我該如何向他們解釋這一切？”在一份為丈夫募集訴訟捐款的公開信中，艾薇·楊如此描述當時她和家人所經歷的艱難處境。

她還透露，丈夫在被捕的那一刻告訴執法人員，他們必須立即通知大學，因為那天有一百名學生等着他考試。“他願意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他的學生。”艾薇·楊說。

“諷刺的是，他被捕後，學校卻‘拋棄’了他。”

胡安明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不是他被關進監獄的時候，而是在 FBI 逮捕他後，他的學校立即對他停薪停職。8 個月後，UTK 宣佈終止他的終身教職，並解僱了他。而就在他被捕一個月，系里還因為他在國際合作上的表現表揚了他。

作為美國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第一個正式進入大陪審團審判的案件，這個案子得到了各界廣泛關注。

2018 年 11 月 1 日，美國司法部和 FBI 宣佈啟動“中國行動計劃”，對涉嫌從事所謂“商業機密盜竊”和“經濟間諜”活動的公司和個人展開調查及起訴。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一個國家命名的行動計劃。

計劃啟動後，許多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工作和學習的華人(中國公民、美籍華人、非美籍華人)學者和研究人員成為了該計劃的目標，受到聯邦指控甚至遭到刑事指控和逮捕。然而絕大多數指控與“間諜罪”無關，更多是以“隱瞞和中國相關聯繫”為由提起的電信詐欺、虛假陳述等罪名。

此前，很多華人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在受到美國司法部針對性的逮捕和起訴之後，出于多種考慮會選擇認罪，以換取較輕的處罰，但胡安明拒絕認罪，選擇與美國聯邦檢察官當庭對質。

根據庭審記錄的披露，FBI 對胡安明的調查早在 3 年前就已啟動。

2018 年 3 月，FBI 探員薩迪庫稱他得到“消

息”，胡安明可能是參加了中國一項頂尖人才計劃的“間諜”。他在使用谷歌搜索有關胡安明的信息時，用“谷歌翻譯”閱讀了兩則關於胡安明的中文新聞稿。新聞稿顯示，胡安明於 2012 年獲得了一個中國人才計劃的一份短期合同，在一所中國大學指導學生，並將在中國舉辦演講活動。

實際上，薩迪庫所說的這兩份翻譯文稿，只表明胡安明在學術和研究方面的成功。他在 2012 年入選了一個短期人才項目，每年會在中國一所大學短期教授學生和研究人員，並受邀在中國的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

在看到這兩封“翻譯”的文件後，薩迪庫決定正式對胡安明啟動一項所謂“經濟間諜”的調查，並將調查命名為“切爾西匕首行動”。

一個月後，在與胡安明對質得到他否認參加中國頂尖人才計劃後，薩迪庫仍然決定啟動一個由 6-7 名探員組成的小分隊，對胡安明及其在大學就讀的大兒子進行超過一年半的監控跟蹤調查。這些調查行動包括：跟蹤他們外出，在家門口的垃圾桶里尋找“證據”；2018 年 11 月胡安明前往日本參加國際會議時，授意海關在機場檢查了胡安明的手機、電腦以及硬盤。

2019 年 6 月到 9 月期間，薩迪庫三次會見 UTK 校方領導層，向他們展示了多個“材料豐富”的幻燈片：虛假指控胡安明可能是“中國間諜”。然而他們並沒有提供任何可以指控胡安明涉嫌經濟間諜或其他嚴重刑事罪名的證據。

胡安明的代理律師菲爾·羅莫納克(Phil Lomonaco)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在調查了兩年後，由於沒有找到任何相關證據，薩迪庫放棄了對胡安明的間諜指控，轉而開始構建新的罪名，最終在胡安明申請的 NASA 項目基金中找到了“線索”——以電信詐欺和虛假陳述的罪名將胡安明逮捕。

被捕後，胡安明在監獄里呆了近一個月。經過律師申請，他被允許軟禁在家里。“這是這個案子的第一個‘奇迹’，”羅莫納克說。“如果我們要在監獄里準備應對美國政府的起訴，我們得在防彈玻璃前面對面——只有一條一次只能夠塞入三張紙的縫隙。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做到。”

而在胡安明的家里，羅莫納克和胡安明打造了一個“作戰室”：一整面近 3 米的牆和一張乒乓球桌作為工作檯。牆上貼滿了各種與案件相關的資料；電腦、打印機，互聯網將大量文件和證據串聯整理出來；如果胡安明必須留在監獄里，很難想象這個複雜的案件將如何進行。

儘管做了最充分的準備，然而讓胡安明和律師都沒有想到的是，法庭上發生的戲劇性一

幕，讓所有人都陷入震驚之中。

僵局

胡安明案第一次庭審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在諾克斯維爾地方法院進行，庭審持續了兩周。14 個月前，美國司法部宣佈逮捕華人科學



家胡安明，聯邦檢察官指控胡安明兩項重罪：電信詐騙 (Wire Fraud) 和虛假陳述 (False Statement)，每項重罪包括三項具體指控，主要內容是胡安明未向田納西大學和 NASA 申報在中國一所大學兼職的情況，並且利用 NASA 資金與中國的大學進行合作，違反了美國聯邦政府 2011 年通過的法律。

美國聯邦檢察官在庭審中稱，胡安明在 2013 年至 2019 年向大學提交的報告中均未披露任何外部受雇的情況，而田納西大學依靠這些報告向 NASA 保證其資助胡安明的研究項目不會違反聯邦政府法律。

在法庭上，胡安明和他的律師針對 FBI 的兩項罪名起訴作出了申辯：

胡安明表示，對於與中國大學的關係，田納西大學有兩項主要的彙報渠道，第一項是年度教授活動報告。他每年將自己與中國大學的合作，包括發表的文章、參加的會議，以及帶領的學生，都對田納西大學進行了彙報。

同時，胡安明曾邀請中國大學生來田納西大學進行交流訪問，在他發給系主任的介紹材料中詳細介紹了所有學生的簡歷、和胡安明的關係以及學生來美的資金來源。最終，由田納西大學工程系系主任發送邀請函到中國的大學。

第二項是校外關係公開表(Outside Interests disclosure form)。胡安明表示，田納西大學教員手冊對員工的要求是一次性收入達到一萬美元(約 65000 元人民幣)或佔大學工作總量 20%以上的校外就業情況才需進行申報。而他與中國某大學的合同只是根據他在暑期兩個月里實際回該大學參加會議或者講座的時間發放生活補助，完全沒有達到田納西大學的要求，所以他沒有填寫。

胡安明強調，田納西大學工程系一直以來都瞭解他與該中國大學之間的關係，對於他每年提交的表格也沒有任何疑義。

關於 NASA 項目與中國合作的指控。胡安明表示，作為研究教授，在美國尋求資助是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之前胡安明與美國自然基金會(NSF)的合作中，胡安明被要求填寫與所有部門和院校的合作關係，胡安明也認真填寫了與中國大學的合作關係，合作項目以及帶領的學生。

但是，在胡安明申請 NASA 的項目時，並沒有被要求填寫任何關於合作的歷史。並且胡安明曾向 NASA 項目負責人提到他與中國大學的關係，並表示可以聯繫提供相關設備，被 NASA 項目負責人拒絕。此後他不再將 NASA 的項目與中國大學聯繫在一起，也沒有中國訪問學生加入 NASA 項目組。

(未完接下期)